

李涵秋

弟一著名著

社會小說

廣陵潮

上冊

第十集

上海震亞書局

版

霍然李涵秋
題



小說會 廣陵潮 (十集)

(江都李涵秋著)

廣

陵

潮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遊閨生。鼠雀。
綿後澤。深夜。續鸞鳳。

世界上萬事萬物雖變幻無窮。但細細按起來。總離不了因果兩字。古人說得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循環。理無或爽。讀者有疑心在下。所說是迷信的話。在下到也有個比方。譬如種穀下種的時候。將種子細加選擇。種後又及時耕耘。到了收穫的時候。自然是嘉禾穗穗收成。大有如果下種不加選擇。種後不事耕耘。則收穫之時。是必稗稊夾雜。難期有成。比之人生做事的時候。是下種修養的時候。是耕耘結果的時候。是收穫。祇須看他種的是什麼。因就可知道。結的是什麼。果就本此理由。還有兩句話。可以解釋讀者的疑惑。就是因果循環。實係天演公例。並非人權迷信。補述全書宗旨。即如這部廣陵潮。前後所紀的多。

廣

陵

潮

係事實。而因果報應的先例。如楊古愚。楊靖。劉祖翼等。讀者當尙能記憶。不過全部書中。這許多人物。欲一一的明示因果。應從何處說起。仔細想來。祇得在那林雨生的兒子穩子身上來討個下落。到是一個小小頭緒。即如林雨生在那窮愁潦倒的時候。着衣不暖。吃飯不飽。全家三口。在那照牆背後存身。實在已去死路不遠。幸虧遇着一個少年義俠的富玉鸞。一手提拔薦到伍晉芳這邊。得了職位。不但飽食暖衣。且也得到一點小小權勢。在那稍存良心的人應當如何感激涕零。力圖報稱。那知他竟天良喪盡。朋比爲奸。初則謀孽小翠子。繼則害富玉鸞。欺伍晉芳。奸謀百出。詭計多端。若將這些計劃。正正經經的在社會上做點事業。何常不是可造之才。無如他竟倒行逆施。起來及到臨頭。終離不了觸犯刑章。法場鎗斃。並連累老妻改嫁。孤子無依。因果不爽如此林雨生如若死而有知。雖慟哭流涕。都來不及。照此看來。豈非一段大大因果。如今且說那林雨生的兒子穩子。自從投奔到伍公館裏。畢竟晉芳宅心忠厚。不念前仇。竟

安然的留他住。下從前雖答應他介紹到揚州第六工廠去學點工藝。後因名額不多。一時難以補入。祇得仍在伍晉芳公館裏住着。做些零碎雜事。不料林雨生雖作惡萬端。這個穩子。倒是忠厚老成。安安分分。他也知道他父親的罪惡。所以對於晉芳極其恭順。常和伍升說我每看見儀小姐孤鸞寡鵲就想起我爹的不是。罪大迷天。所以我這孤苦伶仃。實在是應該受天之虐。又怪誰呢。我如若沒有伍大老爺收留我。也不知道流落那方。死在何處。恐怕連骨殖都要給狗拖完了。言之可怕如今我活着一天都是受着伍大老爺的恩典。我祇拿着我這顆良心盡力來巴結伍大老爺。或者可以稍稍贖我爹的罪。伍升對着他微微的笑道。罷呀。你這孩子好甜的嘴。我記得你爹在這裏的時候。何常不是外貌恭恭順順。嘴裏說起來。真是仁至義盡。那知他心裏懷着一肚皮的詭計。專門葬送人。穩子哭喪着臉說道。伍老爹。你不要再談我爹了。你不信我。你只看我日後的行事就知道了。你現在尙還不知道我的心。說着就哭起來。伍升

廣

陵

潮

拍着他的肩膀說好孩子你不要哭我和你玩呢我也知道你是個好孩子不像你爹你只瞧我你來的時候和現在待你的好歹就知道了因此伍升有便的時候在晉芳面前常提着穩子的好處內中只有一個朱二小姐因當初和林雨生謀孽小翠子的时候很有點秘密的交情所以深恐穩子或有些知道小孩子口頭不謹對着伍晉芳露些風聲到不是玩的常常懷着鬼胎有一天催着晉芳說小穩子年紀尙輕給他常住在我家又不是事不如另薦他一處地方學習生意庶不誤他的終身伍晉芳點頭微笑說你真想得周到呢林雨生在日與你何恩你替他這樣出力我養着穩子還是看這孩子忠厚若想到林雨生那種喪盡天良的行爲我早趕着他出門了這幾句話在晉芳出口無心朱二小姐聽了却是觸耳心裏覺着突突的跳然面上却不肯露出驚惶的顏色就瞅了晉芳一眼董怒含嗔的說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我難道和林雨生有首尾不成你今天既然說這話你應該還我憑據我是大家人家的閨

房小姐不似那小家子。女人會做鬼祟的事。我和你這許多年數。你難不成還不相信我麼。到不相信你小翠子。到不會自盡了。晉芳本因小翠子的自縊。認為終身恨事。又以此事。端於朱二小姐時常感着不快。不過拿不到他的憑據。認為嫌疑罷了。今見他又說這話。愈加生氣。說你今天的話。又含着刺了。他是已經死去的人。與你尙有何憾處。還要說他的壞話。未免過分了些。朱二小姐也氣着說道。我說的是什麼人。只有你時時刻刻心裏存着一個小翠子。所以連人家說話都要起着疑心。我也知道你的心思。我和小翠子很該換一個過來。我早死了。留着小翠子永遠活着。他又會湊趣。又會侍奉心思。又玲巧相貌。又嬌豔。天天伴着你。你纔如心如願的快活着呢。像我這拙口笨舌。自己知道爲着你罷。咧。你也不知道不見情。我又何苦多活着呢。語有鋒芒。我畏其人。一面說着。那剪水似的秋波。含着一泡眼淚。就如斷線真珠般落下來了。在平常時候的晉芳。看見心愛的人。哭得和淚人似的。自必趕緊去撫慰他。朱二小姐也知道晉芳的脾氣。故

廣

陵

潮

意。用。這。手。段。去。挾。制。那。知。這。日。晉。芳。先。是。生。了。氣。後。來。想。起。小。翠。子。在。日。的。好。處。未。免。感。動。離。懷。也。忍。不。住。老。淚。橫。流。就。立。起。身。來。背。着。手。在。房。裏。打。旋。忽。的。信。步。望。外。面。走。來。正。遇。着。雲。麟。和。三。姑。娘。在。一。處。說。話。雲。麟。就。站。起。來。喊。了。一。聲。姨。父。晉。芳。見。了。雲。麟。也。不。似。往。日。的。招。呼。便。說。道。老。賢。姪。我。很。羨。你。有。情。人。終。成。了。眷。屬。但。願。你。慧。福。雙。修。始。終。如。一。不。要。學。着。我。和。翠。姨。半。道。相。遺。負。了。薄。倖。之。名。後。悔。無。及。言。下。大。有。悲。憤。填。膺。之。慨。雲。麟。見。他。顏。色。不。好。想。是。爲。思。念。翠。姨。斷。不。料。到。和。朱。二。小。姐。有。這。番。口。角。便。說。這。是。姨。父。取。笑。姪。兒。了。在。姪。兒。的。一。番。遇。合。本。來。是。平。常。的。事。不。過。中。間。經。過。許。多。波。折。中。途。由。合。而。離。由。離。而。合。因。此。便。覺。得。和。別。人。不。同。但。是。將。來。又。知。道。如。何。結。果。呢。爲後文伏線至。于。翠。姨。的。事。果。然。出。於。意。外。但。是。人。生。修。短。自。有。天。命。姨。父。也。祇。可。聊。作。達。觀。了。三。姑。娘。道。論。翠。姨。的。爲。人。實。在。叫。人。可。憐。不。過。這。種。過。去。的。事。又。何。必。多。傷。心。呢。我。們。年。紀。說。大。不。大。說。小。到。也。不。小。了。回。顧。膝。下。祇。有。一。個。儀。兒。可。憐。又。成。

了。個單邊人。後顧茫茫。我從前祇望着小美子長成了。後起有人可以放了一半心事。那知半途又遭了變故。我呢。已經是半老的人了。情願你和他再能養着個一男半女。也就算了。到是保養着自己的身體。要緊。晉芳聽了。後顧茫茫。格外觸動他的心事。但是說起。二小姐。又是氣惱。又說不出怎樣。祇得對三姑娘說。你也該明白過來了。那人是怎樣。他是一朵玫瑰花。觸手生刺。待人辣的。我悔當初魯莽。不加體察。不然。如何又會上他的當呢。三姑娘又笑着。雲麟對晉芳道。你說我不明白。你真睡在鼓裏呢。你只問問麟兒。他的丈人和兒子吃官司。就有他夾在裏面。外面知道的人很多哩。晉芳嘆口氣道。我也近來覺悟了好多。你看他自從回到揚州。母親呢。他是專在佛堂裏念佛。你呢。又不管事。一切大權都握在他手裏。他看我不大出去。偏會拉攏和縣裏太太打得火熱。連我都不放在眼睛裏了。雲麟道。姨父千萬不可多心。家庭裏的事也。只能得過且過。好在我姨娘也不是攬事的人。這時淑儀聽得他們講話也慢。

廣

陵

潮

慢的走到中堂來先叫了一聲父親。又和雲麟招呼了。坐下來說聽父親的話。好像是和姨娘合氣來了。姨娘就有三言兩語終究是女流父親爲着他生氣也不合着呀。麟雲笑道姨父也不過一時背裏幾句話決不至就此生分的。晉芳道我們還是談着別的罷。雲麟道妹妹這向身體到還好。三姑娘代答道也是三病兩痛的總之心計重我也只得勸勸罷咧。那裏能醫好他的心病呢。雲麟道妹妹時常憂鬱老住在家裏也不是事。何不到我們家散散心。我母親也很紀念着淑儀。道多謝姨娘費心。我過一日正要來請姨娘的安。並看看紅姊妹。紅妹妹近來身體好嗎。雲麟道近來不知怎樣也是病懨懨的。到是那玉鳳兒長的怪俊俏的。過一天我帶了他來。姨娘和妹妹見了必是歡喜的。三姑娘道紅姑娘這樣嬌怯怯的。怎禁得起病呢。晉芳道不要是懷孕罷。我們又可來叨擾你的湯餅筵了。雲麟紅着臉說現在還不大清楚。再過幾時就可知道了。晉芳雖和雲麟談着心裏總覺悶悶的和雲麟道今日天氣頗好我們就到公

園去吃茶閑散閑散。老姪高興麼。雲麟正因晉芳生着氣無以解嘲。聽晉芳說到公園去也就滿口答應。晉芳道我也不換衣裳了。就此去罷。雲麟遂辭別了三姑娘淑儀同晉芳走出門來。雲麟問晉芳坐車子不坐。晉芳道這裏離公園不遠。我們就安步當車罷。揚州地方本來熱鬧街市不多。不過道路很狹。最討人厭的就是窮小子拉着一輛破爛人力車沿路兜攬生意。還有坐着人的車子也往來不絕。所以好好的人行路祇好讓着車子去出風頭。行人到有好些不方便了。二人慢慢的走到公園門口。忽後面飛也似的趕來一輛簇新的黃包車。坐着一個人到了公園也下了車。趕着雲麟喊道。趾青趾青。雲麟回頭一看。看見是熟人也就不停住了。脚和那人談話。晉芳看這人年紀比雲麟大些。中等身材。穿着一件洋灰嗶嘰長衫。不穿馬褂。頭上戴着草帽。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大圓眼鏡。手裏拿着一根司的克。寫浮滑少年如畫長得甚是漂亮。但是滿臉浮滑氣象。竟不像是個正人君子。心想雲麟爲什麼和這種人去打招呼呢。又見那

人一手。携着雲麟的手。說你們走的慢。我車子快。我看見你很命的喊。你。不。答。應。我。也。祇。得。趕。了。來。了。雲麟道。先前我並沒聽得。等你下車。喊我。我纔知道。是你呢。就拉着他的手。道。我們進去罷。我還有親戚在前面等着呢。那人說。你親戚是誰。雲麟道。是我的姨父。你也該知道了。那人說。巧極了。我們同進去罷。就走到晉芳面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雲麟替他介紹。說這是我從前的同學。喬家運。晉芳也就回了禮。說久慕我們正苦寂寞。同去吃茶罷。三人進來。找到一直裏面荷花池的旁邊三間抱厦內。一個坐位就泡了茶。這時旁坐也有好許多人。內中有和晉芳認識的都招呼了。喬家運却無人不熟。先過去和諸人談了一回。纔過來和雲麟坐下。雲麟道。我們好久不見了。你上海去過麼。還是仍在揚州。喬家運道。說起話長。咧。前時我和你別過之後。我原想安閑閑的揚州住幾時。那知從前鹽店裏的一個股東。從上海來找我。要。想。我。去。繼。續。從。前。的。事。我。再。三。辭。謝。因。爲。他。也。知。道。我。家。境。不。甚。充。裕。說。你。既。不。願。

去何妨在揚州弄點事情做做我很可以幫你的忙我想既承他的美意若叫我再。去。費。盡。心。思。弄。那。勞。什。子。的。報。館。我。可。不。願。意。了。因。此。商。量。好。久。他。拿。出。幾。千。洋。錢。交。給。我。辦。了。三。百。輛。人。力。車。到。揚。州。來。你。不。看。見。我。坐。來。的。這。部。車。子。多。麼。好。比。我。們。揚。州。現。在。的。舊。車。子。好。多。着。呢。這。就。是。我。公。司。裏。的。出。品。我。打。算。在。車。子。上。面。整。理。整。理。把。舊。車。子。統。統。淘。汰。也。可。算。我。的。事。業。呢。志願好大芳。笑。道。人。力。車。的。事。業。資。本。到。尙。在。其。次。只。是。那。些。拉。車。子。的。人。都。是。一。班。江。北。愚。民。講。理。是。不。能。的。一。旦。蠻。橫。起。來。實。在。難。以。處。置。老。兄。能。和。這。種。樣。子。的。二。三。百。人。打。起。交。道。來。豈。不。要。吃。虧。喬。家。連。豎。着。一。個。大。拇。指。道。老。伯。勿。怪。小。姪。誇。句。大。口。對。於。這。種。人。叫。小。姪。使。用。起。來。不。怕。他。不。服。從。我。有。車。子。給。他。拉。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若。違。拗。我。祇。要。奪。了。他。的。生。計。他。的。性。命。就。沒。有。了。他。還。敢。掘。強。嗎。古。人。說。得。好。智。者。役。人。愚。者。役。于。人。讀至當爲貧民一嘆我。就。用。這。個。主。義。在。他。們。身。上。取。點。利。息。也。不。爲。過。況。且。無。事。的。時。候。他。們。是。拉。車。子。倘。若。我。遇。着。

廣

陵

潮

不平的時候。要想在揚州開點小小風潮。不怕他們不當我的護兵哩。雲麟道。原來喬大哥辦着人力車公司。我到看不起這小小的事業。還有大大的作用。咧。喬家運道這也是我的一種計劃。晉芳道。這種事我們却是外行。到要請教利息。究竟如何呢。喬家運道。利息不厚。小姪也不願去幹。這勞什子了。比如說我在他們身上。每人每天取他兩角小洋的利息。總計起來。就是幾十塊錢。這都是他們情情願願來租了去的。若遇到他碰壞了車子。我就在修理上面敲他們點竹槓。他們因為飯碗計算。也不怕他們不來繳納。晉芳道。原來有這許多厚利。難怪辦車子的人很多了。喬家運又對雲麟說道。今天真巧。極。我本想到你府上找你。請你求老伯一件事。那知竟會在這裏遇着二位。想我的事。總有希望了。晉芳聽說有求他的事。心想我和你面不相識的人。有何事交接。正在詫異。見雲麟問道。你說的是什麼事。喬家運拍着手笑道。趾青。趾青。我看你近來祇知躲在家裏。對着如夫人享些溫柔的福。豈把外面一切重要的事都

置之不問了。我倒佩服你是個高士。咧。嬉皮笑臉非喬大哥不辦雲麟紅着臉說這可奇了。我也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我又如何知道你的事呢。喬家運道我和你取笑呢。不要急壞了。這是我不是。你不知道。前次選舉的省議員已經期滿。現在縣真正忙着選舉。晉芳道不錯。我前日也聽見這話。縣裏請的籌備主任不是許道權嗎。這人因孟軍長的炸彈案嫌疑。曾經收押過的。現在不知如何又出來謀事。幹了喬家運道的小姪也。知道他。和老伯是熟人。所以擬懇趾青求老伯在縣裏謀一個調查主任。晉芳道若說別人兄弟尚可擔承。這許道權從前兄弟因一件事和他有些爭論。去說是必無效果。何必多此一舉呢。所以對於老兄的事祇可謝絕了。說着拿兩隻眼睛望着雲麟。雲麟知道晉芳說的就是爲紅珠的事。這時也不便說出。祇得對喬家運道家姨丈這般說。喬大哥祇可另尋別人了。想喬大哥熟識的人很多。謀這事是必成功的。喬家運道我懇伍老伯的並不是向許道權說話。許道權我同他也是熟人。昨日曾經談過。據說

廣

談

潮

這事全權都在縣裏要請知事委任的。又知道現在縣長最相信的就是伍老伯。懇你代我求伍老伯在縣長面前介紹一下。沒有不成功的。晉芳素來也知道。喬家運的爲人不過辦理選舉在表面上看起來原是中華民國鄭重民意的大典。但是都爲一班半紳衿式好新穎的名詞的人物把持。任你怎樣公正的人去辦。也不能廓清他們的積弊。況如許道權。這種人做了籌備的主任。還有什麼好結果呢。不妨把他推薦也算。是雲麟的一個人情。見雲麟想回絕他呢。恐得罪喬家運。不回絕他呢。又不知我的意思。正在爲難。就說既是這樣講。我明天正因事要到縣裏去。且和他說着。看成功呢。果然是好。不成功請老兄不要怪我。辦事不周。喬家運見伍晉芳滿口答應。知事有把握忙站起來向晉芳作了一揖。然後又坐着談了許多別事。時已不早。晉芳要走了。喬家運不肯拉着雲麟說。伍老伯和我們是難得遇到的。今日必在這裏杏花村西餐。這是我一點誠心。請你替我留客罷。晉芳和雲麟再三不肯經不起。喬家運死不肯放。也祇

得隨和着吃了夜飯。回去吃飯的時候，大家談着選舉的事，晉芳笑道：「這選舉的事，你要來謀，我要來幹謀的人，很多着呢。我雖知道個中不無弊病，但是這弊怎樣舞法做了調查員有什麼利益？」老兄自當明白，何不見教見教呢？喬家運道在老伯是個公正紳士，自然不明白此中道理。若說一經鑽謀，着了調查主任這舞弊的方法，多着呢。譬如調查主任的利益全仗着各處調查員身上，因為當選舉的時候，多數人要謀這調查員的位置，如果得着了，他便把自己調查所得的選舉票子一古攏兒，攞住不放，好讓他變賣金錢。此種積弊，各處多是如此。單就我們揚州城區說起來，共計五區，每區又分五區，五區共計二十五段，也有三萬多選民。若每段的調查員叫他們報效調查主任，五六十張選票，那個敢說個不是在各調查員固屬惠而不費？在主任就可積少成多，賣起價來，至少也有幾百塊錢。即如要想這許多選票，統統選舉自己，也無不可。他就不費一文。那初選當選穩穩到手，選政若此，如民意何。豈不是一件最便宜的事麼？晉

芳笑道：「原來有這許多好處，所以老兄要謀幹甚力了。」喬家運聽到這裏忙站起來，又對着晉芳深深一揖，說：「這事全仗老伯的栽培。」雲麟聽了心中很不爲然，但是喬家運那廝不是好惹的，也不願和他辯論，好在菜已吃到，唏噓接着咖啡茶也來了，就催着晉芳說：「時候不早，我們還是走罷。」晉芳也立起身來，向喬家運拱拱手，說：「深擾了見委的事，明後日聽信罷。」喬家運因尙要在公園鬼混，片時也不再留晉芳和雲麟，正走出大門，看見穩子拿着一盞亮晶晶的玻璃燈，正候個着，因爲三姑娘知道晉芳在公園，特差他來接的。晉芳對雲麟道：「我們正想喊車子，現在穩子來了，我就和他走走。」老賢姪你先坐着車子回去罷。雲麟遂別過晉芳，回去。晉芳和穩子在街上慢慢的走着，一面問他些幼年的家庭景況。穩子年輕也不知說話輕重，到了伍公館裏並沒有和晉芳說話的機會。今見晉芳問他，祇有不知道的不答應。知道的統統說出來了，說到我要害富大少爺的時候，母親曾和他爭論說：「你害了富大少爺，還不要緊。伍